

第9卷第4期 2016年8月

Vol. 9, No. 4, August, 2016

# 国际高等教育

## 国际问题

- 有关掠夺型出版社和期刊的基本信息..... 95
- 国际博士和硕士生：数据告诉我们什么..... 98
- 科研流动对生产力和影响力起作用吗？..... 100

## 聚焦国际化

- 国际高等教育中“学者—实践者”的辩论..... 102
- 加拿大高等教育中的国际化情况..... 104

## 中国和印度面临的挑战

- 中国为其世界一流大学寻求更好标准..... 106
- 中国高等教育：“玻璃天花板”和“泥足”..... 108
- 管理印度高等教育市场与其大众化..... 110
- 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学术自由..... 113

## 私立高等教育：变化中的全球格局

- 英国的“新型”私立高等教育..... 116
- 波兰公立与私立高等教育的变化动态..... 119

## 非洲主题

- 撒哈拉以南非洲高等教育的民间参与：加纳的经验..... 121
- 肯尼亚的大学分校..... 124

## 国家和地区

- 智利大学：并非学费全免..... 126
- 沙特化对大学的影响：沙特阿拉伯的本地化..... 129
- 卢森堡高等教育体系的扩展：回应全球准则..... 132
- 新书速递..... 135



## 有关掠夺型出版社和期刊的基本信息

Jeffrey Beall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 副教授、奥拉瑞亚库图书馆 (Auraria Library) 学术交流管理员

电子邮箱: jeffrey.beall@ucdenver.edu

我首次接触掠夺型出版社 (predatory publishers) 是在 2008 年, 那时我开始收到一些奇怪的邮件, 邮件大都来自南亚, 邀请我给那些我闻所未闻的期刊投稿。这类垃圾邮件的标题通常是“征文”等不规范的英语表达。而最令我吃惊的则是, 这些期刊在网页上宣称它们向发文作者收取费用, 这是与普通订阅期刊最为不同的一点, 因为此类期刊的作者无需支付发文费用。

这些邮件告诉了我“开放存取”(open-access) 出版的开始。在开放存取中, 文稿一经接受, 作者就要支付相关费用, 而出版费包含在作者支付的费用中。这一出版模式的优势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已发表的文章。

尽管一些非营利学术社团已采用“版面费”来补贴出版费用, 但在 2008 年前后, 随着营利的开放存取期刊不断增加, 需要作者支付这些费用的情况大量增加。

尽管开放存取一开始前景广阔, 但其缺陷很快显现出来。出版社很快意识到, 如果它们接收更多文章, 它们就可以从作者支付的费用中赚取更多的钱。同行评审开始被视作为出版社收入的一大威胁, 因为当这一评审过程正常运行时, 投稿文章常被拒绝出版。拒绝出版意味着采用开放存取模式出版社的收入损失。

据此, 许多开放存取出版社在同行评审

上草草了事, 接收大部分的投稿文章并将作者支付的费用收入囊中。现在, 这些出版社想尽一切办法哄骗作者投稿, 从而获得收入。因此, 根据定义, 掠夺型期刊和出版社指的是以欺诈方式, 利用开放存取模式从学术发表中获利的期刊和出版社。

事实上, 掠夺型出版社带有欺骗性, 缺乏透明度且不遵循学术出版行业标准。许多此类出版社虚假报道其总部所在地, 宣称其总部在伦敦或是纽约, 但事实上是在巴基斯坦或印度。

我已提及了这些出版社发送垃圾邮件的行为, 并且, 这种行为已泛滥成灾, 研究者有时候每个小时都会收到好几封学术出版社的垃圾邮件。采用开放存取模式出版社的目标群体通常是有补助资金的研究者, 因为这类资金可被用于支付文章处理过程中的费用。在生物医学领域中, 这类资金相当普遍, 因此, 该领域的作者常常成为掠夺型出版社的目标。

### 为何掠夺型出版社是一个问题

掠夺型出版社损害了科学家、科学以及科学交流。如上所述, 它们欺骗科学家, 伪装成正规合法的出版社, 但事实上却是冒牌货且只寻求获得快速收益。忙碌的科学家通常缺乏时间充分了解某个出版社, 并有可能将其文章误投到这些出版社的某个期刊中或

是接受编委会的邀请。

品质低劣的期刊用垃圾科学和未经审查的研究污染了科学。一些学术数据库旨在大量覆盖各类期刊，由此在其索引中收录了这些掠夺型期刊。谷歌学术就是一个例子，它把成百上千的低水平和掠夺型期刊中的文章列入了索引之中。

撰写研究综述的研究者们面对着这些包含垃圾期刊的数据库，因此，他们必须谨慎选择是否引用某篇文章。而且，学生们也常常使用这些数据库，但他们在从垃圾科学中辨别选出真正的科学方面还缺乏经验和资历。

垃圾科学也被称为伪科学，它代表着那些不能被科学研究所支持的理论和结论。许多政治活动家现正利用掠夺型杂志将其思想像科学那样发布出来。例如，反核活动家撰写文章，把核能描述得比实际数据所显示的更加危险。同样，创造药物组合物（如，新型药品的）的人们现定期在掠夺型期刊中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发现”他们研制的药物相当有效。

### 串通一气的作者

有时，学术作者从掠夺型杂志为其自身利益而提供的便捷发表中获益。在许多情况下，大学只将发文数量的多少作为教师评估和升职的基础，并且，大学不会区分高质量的期刊和掠夺型期刊。撰写一篇学术文章并将其快速发表大掠夺型杂志上相当容易。诚实的研究者就成了受害者，他们投稿到精挑细选的学术期刊中，在这些期刊中发表文章更加困难且审稿过程更慢。专注于快速、便捷且廉价的论文发表的掠夺型出版社越来越多。

### 经批准的学术索引

许多大学以教师在权威索引（如科学网和斯高帕斯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中发表的文章来进行评估。这种“白名单”（whitelist）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因为索引有时也存在错误且包含易于发表的、交钱即发的杂志。在某些情况下，知名期刊也无法抵抗快速创收的诱惑，所以他们降低其标准，接受大部分的投稿文章。

### 地理关注

掠夺型出版社在世界某些区域的发展比另一些区域更为成功。东欧、前苏联和俄罗斯是深受其害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学术评估通常只基于发文数量。这与掠夺型出版社非常契合，因为它们提供快速、便捷且低价的文章发表。许多研究者投稿到掠夺型期刊中却并未意识到这些期刊是冒牌货。研究者的成果被快速接收并发表，他们很快收到了一张意料之外的、来自出版社的费用清单。

如果几本掠夺型期刊入侵某个区域且在吸引研究者投稿和创收上取得了成功，那么，其他同类期刊也会紧随其后。然后，出版社数量成倍增加，垃圾邮件数量也不断上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低水平的掠夺型开放存取出版社在东欧及前苏联地区建立起来。

### 识别掠夺型杂志

掠夺型杂志的特点现已变得广为人知。如上述所说，掠夺型杂志通过发送垃圾邮件征稿，他们有着快速的虚假同行评审过程并在其所处地理位置上提供虚假信息。许多此类杂志现在虚假声称其具备影响因子或是被收入权威学术索引之中。现在，证实所有开放存取期刊做出的声明相当重要，因为许多

声明都是假的。

我发布的列表页查明了掠夺型期刊和出版社，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它具备实用性。这些列表可以在< scholarlyoa.com >中找到。在许多活跃研究者的帮助和建议下，该列表包含了诚实的研究者应该避免的出版社和期刊。

### 长期观点

尽管在掠夺型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可能会带来暂时效益，但长期结果可能会损害研究者的声誉。掠夺型出版社在几年后从网络中消失并不罕见。大多数掠夺型出版社只有

一个人负责运行，发表的文章也没有备份。研究者可能会因在快速接收的、付费即发表的期刊上发文而蒙上污名。潜在雇主可能会拒绝那些在掠夺型期刊上发文的申请者。

对所有研究者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掠夺型期刊。开展高质量的研究并将成功投递到最好的期刊。这一策略更为困难且耗时，但它消除了掠夺型期刊带来的风险并为研究者提供更好且更有保障的长期效益。

注：本文的早期版本发表在《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的高等教育》上（*Higher Education in Russia and Beyond*, vol (7), p. 77-79）

## 国际博士和硕士生：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

Gabriele Marconi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教育与技能理事会（the Directorate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分析员

电子邮箱：gabriele.marconi@oecd.org

根据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欧统局（UNESCO-OECD-Eurostat）2013年的统计数据，现在OECD国家中，每十个硕士生或是处于同等水平的学生中就有一人是国际学生，而在博士阶段，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是国际学生。在卢森堡和瑞士，国际学生占了整个博士生人数的一半以上。

硕士和博士项目是最高层次的教育项目，传授最前沿的科研或专业实践。知识经济和知识社区的出现把科研和顶尖的专业服务转化为了更加国际化的活动。据此，许多学生都在寻找出国接受硕士和博士学习的机会，特别是到那些在研发领域投入巨大的国家。

对研究者和专业人士而言，国际经历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以致于欧洲大学协会（the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在2015年建议“博士生应该参与国际科研活动。”这些活动经由国际协作或是通过在海外学习整个或部分学习项目而得以实现。国际学生为接收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利益，例如，从学生原属国带来的社会经济网络，同样也有协商支付的费用和其他花销。此外，特别是在硕士或博士或同等水平，作为学生、或是后来成为研究者，亦或是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国际学生可以为接收国的研发做出贡献。博士生尤其是一国科研队伍不可或缺的部分。

### 有多少硕士或博士学生在海外学习？

在OECD国家中，国际学生占有所有硕士

或同等水平学生数量的11%，约为本科或是同级项目学生的两倍。在硕士或同等水平学生中，卢森堡的国际学生数量比例最大（67%），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38%）、英国（36%）和瑞士（27%）。

在所有的OECD国家中，除极少数情况外，博士阶段的国际学生数量甚至高于硕士和同等水平的学生数量。在OECD国家中，四分之一的博士生是国际学生。除了在国际环境中立志被培养为顶尖的专业人员的优势外，其他因素也能解释硕士和博士阶段高比例国际学生的情况。例如，一些国家没有某一专业领域的学习项目，或是这些项目没有与国外同一领域的其他项目具备同样的声誉。此外，这些项目中的学生可能从属于特定的学生群体，他们更可能出国旅游和居住，而这与其教育选择无关。

### 国际学生都学习哪些科目？

几乎60%的国际博士生都学习科学、工程或是农学。这一数字远高于同领域本国博士生的所占比例（40%），也高于同领域国际硕士生的比例（30%）。在某些国家（卢森堡、荷兰、新西兰、瑞士和美国），超过一半就读于科学、工程和农学领域的学生来自海外。这增强了国家扩展其劳动力技能基础的潜力，因为在结束学业后，博士生可能会作为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留在接收国，推动创新、新技术的成功引入及经济的组织过程。据估计，在OECD国家，约四分之一

的国际学生在高等教育项目毕业后留在了接收国。

## 哪个国家派出和接收硕士生及博士生?

美国接收了 OECD 国家中 38% 的博士和同等水平学生。这是最大的份额, 其次是英国 (13%)、法国 (8%)、澳大利亚和德国 (都是 5%)。在硕士层面, 前五位的国家仍然相同, 但留学市场不那么集中: 美国的份额为 21%, 而英国 (16%)、法国和德国 (都是 11%) 以及澳大利亚 (8%) 的份额更大一些。

就所属国而言, 在 OECD 国家中学习的国际学生中, 23% 来自中国, 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其次是印度 (8%)、德国 (4%)。大部分 (53%) 来自亚洲。在硕士和博士层面的欧洲内部流动也仍相当重要 (欧盟 21 个成员国中 26% 的国际学生均来自这 21 个国家), 尽管略少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欧洲内部流动 (比例为 30%)。在加拿大和美国, 区域流动所占比例较小, 仅有 10% 的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国际学生来自北美或拉丁美洲。

## 接收国吸引学生之处是什么?

对高等教育的研发投入巨大的国家似乎是对国际博士生极具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例如, 在 OECD 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中, 瑞士在生均研发支出中位居首位 (约为 13 600 美元), 博士生中的国际学生比例位居第二位

(次于卢森堡)。相比起来, 智利、俄罗斯联邦和墨西哥的博士国际学生数不足 5%, 且在高等教育机构生均研发支出上不足 2 000 美元。

高等教育机构生均研发支出与国际博士生比例间的相关性为 0.69, 高于与国际硕士生比例的相关性 (0.57)。有趣的是, 研发投入与博士项目的国际学生人数紧密相关, 但与博士项目学生的总人数关联不大: 高等教育机构生均研发支出与本国博士生入学比例间的相关性为 0。

通过增强一国大学的科研培训质量及其科研能力和知名度, 高等教育研发支出可以吸引国际硕士生和博士生。但它也可以作为其他吸引国际学生因素的代表, 如知识创新, 或是与兴盛的知识社会相关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可以吸引就读博士和学术硕士项目的学生, 也可以吸引那些参与专业硕士项目或是同级项目的学生。

总之, 在 OECD 国家中, 大部分在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生都是国际学生。在这些阶段的国际学生倾向于选择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投入巨大资源的国家。这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吸引受过高级培训 (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上) 的未来工作者的机会。一些国家已经在这么做了: 在卢森堡、荷兰、新西兰、瑞士和美国, 在科学、工程和农学领域, 超过一半的博士生都是国际学生。

## 科研流动对生产力和影响力起作用吗？

Gali Halevi、Henk F. Moed、Judit Bar-Ilan

Gali Halevi: 美国纽约西奈山卫生系统图书馆 (Mount Sinai Health System Libraries) 主任

电子邮箱: gali.halevi@mssm.edu

Henk F. Moed: 意大利罗马智德大学 (University of Rome "La Sapienza,") 计算机、控制和管理  
工程系教授

电子邮箱: hf.moed@gmail.com

Judit Bar-Ilan: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 (Bar-Ilan University) 信息科学系教授

电子邮箱: Judit.Bar-Ilan@biu.ac.il

科学全球化和在线资源的可用性帮助人们发现了潜在的国际合作, 研究者们现在倾向于在其所属机构之外, 有时是在国外寻找机会。然而, 这类科学流动是否对其工作的生产力和影响力有着积极作用, 这还无人知晓。一方面, 流动可以是积极的, 因为研究者流动到一个新的机构和/或国家, 或许会找到机会以拓展其网络并增强其知识和专业技能。另一方面, 对新机构和/或国家的适应期和熟悉期可能会延迟新研究的发布。此外, 某位研究者与新机构建立的从属关系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科学界所认可。通过用数据来呈现研究者的产出、他们的所属机构、其工作的总体影响, 我们试图查明研究者的“生产力”——就其发文数量而言, 以及这些发表物的“影响力”——就其总数及其获得的相对引用数而言, 是否受到流动性的影响。为探究这一问题, 我们收集了2010~2015年间十个学科的700位研究者的以下数据, 包括从属机构数量、国家、发文量和引用数。我们汇编了七个学科的不同列表: (1) 神经科学、(2) 机械工程、(3) 艺术与人文科学、(4) 肿瘤学、(5) 环境地质学、(6) 商学, 以及(7) 传染病学。使用 SciVal (由

爱思唯尔[Elsevier]出品) 研究者档案, 基于研究者的论文, 我们分析了每个研究者的所属机构和国家。我们发现若是两个或以上机构间的流动性增加了科研产出(发文量)和影响力(被引数)。从机构流动中获益最多的学科分别是: 机械工程、肿瘤学、艺术与人文科学, 以及传染病学。有趣的是, 在诸如肿瘤学和传染病学这样的学科中, 我们并未在研究者的档案中发现只有一个从属机构的情况。这些领域的顶尖作者在其档案中至少都有两个从属机构。

国家间流动似乎没有与从属机构间流动产生同样的影响。较之于其他学科, 环境地质学、艺术与人文科学、商学等学科从国家流动中获利更多。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学科更具全球性。

因此, 在其职业生涯中, 研究者从一个机构流动到另一个机构相当重要。这大致可以解释为获取经验并拓展网络。研究者流动的从属机构数量(无论是两个或者三个)似乎区别不大。除了在诸如艺术与人文科学、商学和环境地质学等专门学科中, 国家间的流动似乎没有很大影响。

在分析了每个学科最为显著的趋势后,



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 研究者在两个从属机构及两个国家中流动时，神经科学获益最多（产出量）。
- 研究者在同一国家中的三个从属机构中流动时，机械工程获益最多。
- 研究者在一个或两个国家中的两个从属机构中流动时，肿瘤学获益最多。
- 研究者在两个国家中的两个或三个从属机构中流动时，商学获益最多。
- 研究者在两个国家中的三个从属机构中流动时，艺术与人文学科获益最多。
- 研究者在两个国家中的两个或三个从属机构中流动时，环境地质学获益最多。
- 研究者在一个国家的两个从属机构中流动时，传染病学获益最多。

本研究展示的结果仅限于每个特定学科中前 100 位的作者，一共有 700 名作者。未来的研究应调查各学科中发文量处于平均或是较低水平的作者。对比高水平、平均水平和低水平产出的作者或许会揭示更多有关流动性对产出和影响力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的结构也表明，流动性和生产力及影响力间的关系不能在各学科间进行概括。因此，通过观察各学科分支，我们需要更为细致地研究每个学科。自下而上累积各学科分支的结果或许会进一步阐明整个学科的总体趋势。此外，我们的研究仅在 2010~2015 五年内。更多研究历史情况的未来研究将阐明流动的演变及其对研究者生产力和文章影响力产生的作用。

## 国际高等教育中“学者—实践者”的辩论

Bernhard Streitwieser、Anthony C. Ogden

Bernhard Streitwieser: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国际教育副教授

电子邮箱: streitwieser@gwu.edu

Anthony Ogden: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海外教育与交流执行主任

电子邮箱: aogden@msu.edu

高等教育机构间竞争加剧, 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机构的传统结构发生了变化, 这为教师和行政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 and 机遇。在美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 终身教职或是终身聘任制的科研型教师逐渐减少, 而合同制教师、兼职教师以及那些身兼学术和行政职务的人员大量增加。成本削减措施和公共经费的减少意味着传统的教师岗位越来越少; 因此, 大学的发展重点和运行程序发生了转变。这些变化已对在当代学术界各类专业岗位中工作的人们造成了巨大影响: 传统的教师与行政人员间的区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今天, 许多渴望进入高等教育界工作的人们不再被简单划分为教职人员或是行政人员; 反之, 他们扮演着混合型或是第三类专业人员 (blended or third-space professional), 这是由英国研究者西莉亚·惠特彻奇 (Celia Whitechurch) 创造的术语。

### 高等教育格局中的新角色

传统上, 大学由四个利益相关者组成: 终身教师、终身聘任职位、合同制及兼职职位; 领导层中的上级行政人员, 如校长、教务长、院长、中心主任及部门负责人等; 中级职员, 开展关键决策者布置的任务, 协助

各部门、行政办公室和各类项目的开展; 学生。在这样的组合中, 有两个首要的专业人员类别: 教职学者, 开展研究、发表论文、在其领域授课; 行政人员, 广泛管理并提升大学的功能和生产力。

现在, 对排名的过度敏感催生了国际高等教育活动中更多的决策。院校试图通过海外留学和学生交流中的新举措、院校合作伙伴关系和国际分校以及本土国际化来与时俱进。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 以及美国在出国留学参与和国际学生入学上的持续增长, 促使建立了配备受过良好培训人员的、更加专门化的办公室。自费学生也需要掌管其学术成就和心理健康的管理者和教职员工具备高水平技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学不得不有效地管理综合国际化的方方面面。为了做到这一点, 大学越来越多地雇用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进入领导层职位, 这些专业人士继而挑选专职人员来执行其命令。在这一复杂环境中工作的人们就是良好的例证, 他们是一群在硕士或博士阶段受过高水平学术训练专业人士, 并拥有完美的管理技能。这种组合体现了学术和行政人员的结合, 即“学者—实践者” (Scholar-Practitioner), 然而此前这并不存在。

## 培训未来的“学者—实践者”

近期关于“学者—实践者”现象的分析体现了国际教育中的早期创新者是如何批判性地将专业方向塑造为今天的模样。同样，自2000年以来，针对国际教育者的培训项目快速增加。今天，高等教育领域227个研究生学位授予项目培养世界各地的学生在下列领域的的能力：包括比较研究、全球化、国际化及其他领域。在美国，学生在研究生项目中取得的成就为其在下列就业领域提供专门准备：学生事务、国际教育管理、行政管理。

未来雇主越来越多地寻求接受过专业研究生教育和培训的候选人。在2013年的“海外教育论坛”（Forum on Education Abroad）对其成员的调查中发现，超过一半的参与者都拥有硕士学位，另有27%的人拥有博士学位或教育学博士学位。2014年，一项关于从属于“国际教育行政人员协会”（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资深国际官员的调查发现，81%的人拥有博士或专业学位。鉴于此种学术培训的深度，“学者—实践者”是发现实际研究问题并在数据和决策空间中工作的不二人选，这会给他们带来令人兴奋的潜质。

许多大致归类于国际化的活动为分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定量和定性数据。但是，曼迪·瑞宁（Mandy Reinig）开展了一项大型调查，使用了几个重要国际教育专业协会的社交媒体平台，她发现52%的调查参与者拥有硕士学位，22%的人拥有博士学位或教育学博士学位，仅有25%的人将开展研究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并指出缺少时间是其最大的阻碍。

同时，通过不断增加的学术期刊、图书出版社、现存的在线平台，深思熟虑的专业

人士推动国际化、海外教育和国际学生交流，这使他们能够很好地宣传其有据可循的见解并促进事业发展。

## 是时候改变范式了吗？

鼓励新生的“学者—实践者”广泛传播其思想需要现有范式的重要改变，这些范式决定了行政人员工作的范畴。然而，如果院校决策者乐意调整现有的奖励结构、招聘政策以及预算重点的话，那么，通过利用“学者—实践者”发挥的独特潜力，从中可以获益良多。近几十年来的国际化势头已为国际高等教育的“学者—实践者”创造了新的机会。第三类专业人员愈发需要具备学术资历、开展科研和评估，甚至是参与各种形式的教学和服务。当代的高等教育应该更系统地认识并重视其可以做出的贡献。

有关美国以外的其他教育环境中“学者—实践者”所在地、目的和潜力的进一步研究能为我们带来更多讯息。事实上，凭借提供收取更低学费、更灵活且多语言并存的学习环境以及创新的管理结构，世界上许多高等教育系统都在回应加剧的全球流动。在教师和工作人员招聘、初级人员晋升、合同和就业安排中，新的思想正经受充分考验。加剧的人才竞争以及外部的全球声望正改变着对教授职位的需求以及管理人员的可能性。正如越来越多人正在做的一样，了解进入大学担任教师、行政人员或是身兼两种职务的人所凭借的途径能提供有关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变化本质的重要讯息。

注：本文是《高等教育的“学者—实践者”：连接科研与实践》（*Higher Education's Scholar-Practitioners: Bridg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一书的缩减版，由作者编辑。

## 加拿大高等教育中的国际化情况

Karen McBride

H 加拿大国际教育局 (Canadian 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电子邮箱: KMcBride@cbie.ca

过去十年中, 国际化已成为大多数加拿大院校的核心战略, 得到强有力的政策与实践支持。过去 50 年中, 加拿大国际教育局作为推动国际教育的国家呼声, 也代表着从幼儿园到高中再到大学的全国 150 所院校, 它鼓励、协助并密切管制加拿大的国际化。在本文中, 我们试图分析这样的成功需要什么, 并对加拿大未来 50 年的国际教育做出展望。

### 以数字来看国际化

加拿大国际教育局 2016 年的成员调查显示了位列前三的国际化重要任务: 国际学生招生 (66%); 增加参与海外教育的学生数量 (59%); 本土国际化, 包括课程国际化 (52%)。在由“加拿大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Canada) 2014 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中, 94% 的加拿大大学表明, 国际化或全球参与被纳入战略规划的一部分, 其中有 82% 的学校把国际化列为其最重要的五项工作之一。此外, 81% 的学校与国际伙伴一道提供合作学术项目。而且, 加拿大的国际合著者数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43% 的加拿大论文都是与一位或一位以上的国际合作者合著的。

鉴于加拿大院校对国际化的赋予的价值及其对接受国际学生等国际化工作的重视程度, 加拿大的外国学生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这一点不足为奇。2014 年, 加拿大拥有 33.6 万名拥有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 (包括各个阶段: 幼儿园至高中、专科、大学本科

和研究生阶段), 这一数字自 2008 年以来增加了 83%, 2013 年间又增长了 10%。该数字不包含诸如交换生或是第二语言学生等短期学生, 因为他们无需学生签证, 因此不足以代表加拿大的国际学生人数。

不幸的是, 增加的国际学生数量并不能反映加拿大的出国留学人数。传统上, 不会有大量加拿大学生在国外留学, 并且, “加拿大大学联盟”报道, 每年在各阶段的全日制加拿大学生中, 只有不足 3.1% 的人有海外教育经历。这是在海外学习的加拿大学生对于留学经历的变革性质的报告, 包括留学经历对学术和职业成就的贡献、它在提升其沟通技能、自我意识和适应性上的价值。院校是其中的一部分: 78% 的大学提供资金以支持学生参与海外学习项目, 并且, 专科院校和大学都在寻找创新途径以提供更为灵活的海外学习选择。

并非只有参与学生及其院校重视他们获得的职业技能。2015 年, 在由莱格尔民意测验公司 (Leger polling firm) 开展的一项调查中, 82% 的招收了具有国际经历新职员的雇主表示, 这些员工增强了其公司竞争力。三分之二的招聘经理称, 除非加拿大的年轻人学会以全球思维看待问题, 否则, 加拿大面临着落后于以下发展中经济体的危险, 包括中国、巴西和印度。由于加拿大过度依赖国际贸易, 有 330 万个岗位如此, 所以这对加拿大造成的经济影响相当显著。加拿大需

要发挥其聪明才智以确保其竞争力。

## 所有人的国际化

国际化愈发成为加拿大教育机构追求卓越的中心支柱。近期，加拿大国际教育局的国际化领导者网络（Internationalization Leaders' Network）发布了一项“加拿大教育机构国际化原则声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Canadian Education Institutions），旨在“作为其高要求、快节奏且复杂工作的指导方针。”

可以这样说，我们需要共识以加强基本原则，即我们所谓的道德国际化，这是国际化最重要的新趋势。接下来正源于此，它正使国际化蔓延于教育机构之中，包括带来重要的课程改革、教学实践、科研和校园生活。

2015年，本土国际化获得了更多关注，也就是说，国际化渗入了院校的理念之中，且为所有学生带来了积极的学习结果。由于国际化优点良多，且并非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国际流动，因此，提供途径以使学生为全球环境做好准备势在必行。正如其他国家已经完成的一样，加拿大必须采取积极、包容的方法，并使国际教育各个方面成为工作重点。

## 全球参与的挑战

加拿大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它需要更多加拿大学生出国留学并在国际化的各个方面使他们做好准备以成为国际公民。除经济必要性外，教育机构在培养加拿大公民上意义重大，他们准备在地球村中参与活动并进行

领导，他们是未来的领导者，能在国际层面上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协商、分析、合作和参与。

加拿大国际教育局同意政府的加拿大国际教育战略咨询小组（Advisory Panel on Canad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提议，每年为加拿大学生提供5万项出国留学奖励。对国际合作活动中青年参与的强调以及贾斯汀·特鲁总理（Justin Trudeau）的个人兴趣（他其实也是青年部部长），加拿大国际教育局敦促新政府在2017年，即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纪念日时，建立签名方案。我们也敦促私有部门加快进程应对挑战并保证其对这项工作的支持。

## 下个50年会是怎样？

在为所有学生提供国际教育的路途中不断前行之时，我们需要扩展对话以解答下列重要问题：

- 我们如何增加学生国际经历的规模和范围，从而确保他们具备全球化世界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 我们如何争取教授团体的广泛支持，以确保所有学生在学业上的全球视角中获益？
- 我们如何确保政府和私有部门抓住关键问题？
- 我们如何提高公众对全球参与长远利益以及相互依存丰富性的认识？

在庆祝已取得的成功之时，我们依旧任重道远。

## 中国为其世界一流大学寻求更好标准

查强

加拿大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箱: qzha@edu.yorku.ca

中国已建立了其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新阶段。2015年10月24日, 中国国务院 (State Council) 正式颁布一项计划, 明确并专门阐述有关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 计划中也包含了时间表。除此之外, 这份文件旨在打破分化现有“卓越”计划 (例如“985工程”、“211工程”) 的界限、调和并巩固各类资源以支持这一努力。

### 在 21 世纪中期进入全球排行榜前列

对于这一目标, 文件制定了以下时间表: 到 2020 年, 一些中国大学和学科领域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到 2030 年, 更多大学和学科领域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其中一些将在世界排名上位居前列; 到 2050 年, 凭借由顶尖大学和学科领域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 中国将成为教育强国。

中央和当地政府承诺通过为少数学校汇聚资源以支持这项工作。从 2016 年起, 竞争性拨款的新周期为五年一轮, 这比“985工程”现有的资助周期 (三年) 长得多, 新的拨款方案允许获得资助的学校更为灵活且自由地使用获得的资源。那些成绩优异、实力雄厚、表现卓越的大学将获得这些资源。在这项工作开始时, 财政部和教育部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公布了针对中央直属院校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领域的奖励资助计划。这一资助汇聚了之前分散到各个出于比较目的而建立的项目的经费, 它被明确规定用来提升大学卓越水平, 该水平以世界标准衡量。

较之于以往的做法, 这一政策举措强调透明度并需要对资源展开竞争, 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结果。它把世界一流的院校和学科领域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可能包括比以前卓越计划 (尤其是在“985工程”) 选择出来的大学多得多。这一新举措是为了挑战那些大学的权威地位, 从而激发以有效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的激烈竞争。

### 中国大学凭借什么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然而, 完成这项工作并非易事。按理说来, 有关定义世界一流大学准则的争论还未解决。尽管如此, 全球排名仍是学校宣称自己具备世界一流地位 (位于大学排名前 50 或前 100 位) 最为有力的例证。全球排名高度依赖科研产出和成果来对大学进行“世界秩序”的归类, 这似乎是中国渴望成为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这项事业的逻辑和战略。

过去十年中, 大量资源投入到了中国顶尖大学中, 以提升其科研基础设施和能力。2014 年, 30 所最富有中国大学总支出的平均值高达 10 亿美元。考虑到大学资金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一水平, 在系统层面上, 世界范围内仅有美国大学的支出高于这一水平。仅在五年前, 拥有此种资金水平的中国大学不超过五所。较之于西方大学, 中国大学通常在教职工补贴和学生服务商投入较少, 那么, 大量经济支出直接造福了科研或是科研相关工作。

新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迈向2030》(UNESCO Science Report: Towards 2030)指出，中国已位列全球研发支出第二位，所占全球份额为20%，次于美国(28%)，但超过欧盟(19%)和日本(10%)。此外，中国在知识生产中快速前进。中文出版物现已占全球出版物总量的20%，而这一比例在10年前仅为5%。“自然指数”(the Nature Index)(统计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的数据库)表明，近期中国科研产出在该指数上的增长已超过其他国家，在2012~2014年间，高水平科研文章增加了37%(同期美国的这一比例下降了4%)。毋庸置疑，中国顶尖大学是该国研发绩效快速进步的助力。早在2007年，中国大学的研究者就称他们正把85%的全国出版物提交到了国际期刊中。

### 中国需要自己的标准来评测大学成功

在个别大学中，所有这一切或许都反映了巨大的进步，但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并非如此。换句话说，一些中国大学攀升至排名顶端是一回事，而中国的教育系统占据全球领导地位又是另一回事了。明确的说，个别院校不能成为“游戏改变者”，但或许能够成为一种大学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对比中，西方高等教育系统的成功不仅利用了各大学的绩效，也(更为重要的是)利用了规范性模型的优势。英国大学模式以通识教育理念为特征；德国模式是为创造知识而提升科研理念；美国模式则是结合了以上特点且强调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

那么，如何定义一个新兴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呢？新的蓝图需要顶尖大学追寻世界一流地位，与此同时又发展“中国特色”。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为其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工作建立自己的标准，以支持中国大学的全球角色以及文化独特性。现在是否存在一个中式或儒家大学模型还存在争议，但是，中国大学拥有强大祖国前所未有的巨大支持，它们的确表现出了不同于西方大学的独特性。例如，中国大学试图在国家与地方议程中阐明政策规划并解决国家与地方需求。这种政治化的社会参与通常吸收了大量资源，无论是人力上的还是物质上的。现有的全球排名无法评测这些贡献，因此，中国大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在完全被低估了。另外，自30年前解除对出国留学的限制并(着实)鼓励出国留学，中国遭受了巨大的人才流失，估计约有300万中国知识分子居住在国外。然而，近些年来，中国大学开始从人才循环中获利。

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学术发展和竞争上有着宏大的国家议程，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长期的时间范围内，可以说再没有哪个系统能与之媲美。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国际指标能呈现出这一议程或是时间表的重要性。中国的成功或许是巨大的，但其成功并未体现在把中国大学带入现有全球排名更具竞争性的位次中。与此同时，政府的意愿则是体现了不同的议程且将得益于明确的“中国标准”，以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更为清晰的方向。

## 中国高等教育：“玻璃天花板”和“泥足”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科研教授和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altbach@bc.edu

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掩盖了中国大学上升至全球学术界顶端的一些重要障碍，同时也掩盖了教育系统底层的一些重要问题。关键的结构问题造成了可能影响在国际排名中进一步发展的“玻璃天花板”。本文延续了杨锐的《东亚的毒性学术文化》（*Toxic Academic Culture in East Asia*）一文，这篇富有远见的分析发表在了《国际高等教育》2016年的冬季版中，它强调了东亚大学所面临的一些严重挑战，涉及腐败及其对学术人员任命存在的影响。

中国将其注意力集聚在一小部分但却很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之中，主要是那些广为人知的“985工程”或是“211工程”院校，数以亿计的美元投入到了这一小部分顶尖的中国大学之中。毫无疑问，这一投入为这些顶尖大学带来了巨大的科研实力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然而，中国大陆仅有两所大学位居《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200位，而香港地区有三所大学位居前200名，严格意义上说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学术文化却与中国大陆截然不同。

### “玻璃天花板”和“泥足”

“玻璃天花板”和“泥足”意味着什么呢？“玻璃天花板”指的是可能阻碍中国大学跃升至全球排名顶端位置、甚至是阻碍中国大学实现其卓越的科研和教学全部潜力的各种情况。

“泥足”则是指中国建立的不平衡的高等教育系统。顶尖大学获得了慷慨的赞助，许多大学现已可以和卓越的全球大学竞争。但对于诸多小型大学来说则并非如此，应用型（理工）大学或专科院校在过去20年中吸收了大量学生。（现在中国的在校学生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位于高教系统底层的大多数“需求一吸收”型公立院校，以及不断增加的私立院校经费不足且教育质量低下。许多人对这样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指出这些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在就业上准备不足，也因此无法找到工作。

有少数优质的精英大学是远远不够的。成功的高等教育系统要在各层级提供适当的教育质量并确保所有学生获得成功就业的准备。中国需要一个融合多样性的高教系统，容纳不同背景学生及各项院校使命，为每个人提供充分的支持。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处于高等教育不同层级差异中的国家，但中国学术层级底端的“泥足”为整个高教系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 过度官僚化和狭隘的思想

几个生动的例子展现了中国人对高等教育的看法。政府的规章制度要求，如要在大学里获得认可或是得到适当的支持，某个学习领域需要被定义为一个传统学科。当然，在21世纪，跨学科发展日益重要，对学术研究进行狭义定义毫无意义。这只能限制创新



和科学创造力。下面的例子说明了中国学者需要改变一些东西以使其适应“恰当的”结构以及官僚主义的思维方式。一所著名的中国大学必须说服自己“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门“学科”，从而使该校的高等教育学院系能够获得认可、招聘教师并授予学术学位。事实上高等教育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包含了各类社会科学学科的思想和方法论，它绝不是一个传统学科。有关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教育在高等教育学院开展，但一些灵活性以及“21世纪思维”将使生活更加轻松，并为学术创造更好的机会。近来，中国政府开始在部分顶尖大学中支持一些跨学科举措，这对于未来而言是一个好兆头。

另一个毫无意义的政策规定，为使一所大学的部门或是院系能为教师提供终身（永久）职位，那么，这一学术单位必须对本科生进行教学。国际上，为了专注于研究生教育或是科研，一些教学部门或是其他学术单位不对本科生进行教学的现象也很普遍——但他们保留着对教师进行任命和升职的权力。在中国，虽然终生教职制度慢慢进入了一些顶尖大学，但同时严格的、常常适得其反的规则仍在实行。

过去，中国高教系统采取了一些最为糟糕的政策——几乎所有教职员工的合同都是在没有严格绩效评估的情况下自动更新，与

此同时，也没有对学术自由或是其他保护的保障。尽管在中国高教系统的顶端对于教师的严格评估愈发普遍，但总体而言，对其他部分的科研或教学成果的评测数量极少（如果有的话），这就使得高教系统的其他层级充斥着平庸。

## 未来趋势

许多西方和中国观察家坚持认为中国大学正准备很快加入全球大学的顶端行列。但现实情况以及其他的挑战，比如对学术自由的持续阻碍、创造无抄袭学术文化以及增加学者薪酬的困难等都将阻碍中国大学进入世界前列。另外，也很重要，在中国学术系统底端深刻且常被忽视的问题带来了巨大的不平等，处于底端的大学经费不足，其教学质量令人质疑。许多这类大学正转为“应用型大学”，这可能会为中国创造一个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系统。尽管中国排名前100的大学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教育大众化的压力持续影响着处于高教系统底端的院校。

在预测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同时，认清中国高教系统的现实，避免被中国顶尖大学快速取得的卓越成就冲昏头脑，这一点相当重要。潜伏在高教系统之下的是还未得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更谈不上解决——这些问题对高等教育系统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 管理印度高等教育市场与其大众化

N.V.Varghese

印度国立教育规划与管理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nv.varghese@nuepa.org

印度的高等教育系统处于复苏阶段。高等教育领域在本世纪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过去十年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帮助高等教育界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拥有超过 700 所大学, 近 3.7 万所院校, 1.4 万名教师和 31 万名学生, 印度高等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仅次于中国, 位居世界第二。

### 有利市场运作的改革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反映了公共政策的变化, 从一个经历缓慢增长、提供有限入学机会的、由国家控制及公共资助的系统, 转变为为了一个由市场运作原则引导的系统。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政策鼓励市场力量, 有利市场运作的改革渗透到高等教育系统, 从而导致印度私立院校的急剧增加以及学生人数的暴涨。

似乎有些奇怪的是, 通常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依赖公立院校来吸收对于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 但欠发达的市场经济体, 如印度, 则是依赖市场。目前, 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人数占总招生人数的比例超过五分之三。

最初, 私营部门参与高等教育是以与政府分担费用的形式实现的。接下来就是自筹资金和收取人头费 (学生在进入学校前所缴纳的一项特殊费用) 院校的出现, 然后是私立院校获得被认可大学的地位 (deemed-to-be

universities, 国家机关可以给予大学的一种特殊地位——拥有和大学同等的水平与学术地位, 而非获得官方认可), 并在本世纪最终确立了私立大学的地位。

### 大众化及其特征

市场主导的大众化推动了在技术、专业和管理领域利于市场运作的学习项目的快速发展, 带来了学科发展的不平衡。这也使得这些领域毕业生失业率上涨, 并导致对这些学习项目需求的下降以及一些私立院校的倒闭。

大众化使得非大学教育机构和学习项目授予文凭证书数量的增加。非大学教育机构是高等教育中发展速度最快的领域——在 2005~2012 年间, 入学人数增长了 23 倍, 占总入学人数的比例增长了八倍。

在印度的高等教育主要是本科生教育, 占学生总数的近 80%。研究生入学人数比例较低, 且在研究项目中的学生人数比例正在下降。这一趋势可能会对教师的利用性问题造成影响, 进一步限制该领域的发展。

### 大众化和不平等

印度高等教育大众化伴随着持续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虽然各地区、各社会团体以及男性和女性都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但增长速度不一, 从而导致了日益扩大的不

平等性。例如，在2002~2003年和2011~2012年间，毛入学率（GER）在一些地方增长了三倍，在另一些地方增长了两倍，但还有一些地方增长得更慢。在那些私立院校占主导的地区，毛入学率增加得最多，这导致了不平等性的持续增加。

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入学率的差距依然明显。然而，男女性别间则更为平等地共享大众化的益处。虽然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在男女招生比例上的差距正在缩小。事实上，在那些毛入学率相对较高的地方，性别平等指数大于1。

## 大众化和质量

大众化导致了教育质量的恶化。自筹资金私立院校的无序增长带来了基础设施差、教师资质不足、缺乏科研设施等的院校的激增。进行实地考察后，近期的一个评估委员会建议关闭41所被认可大学，因为这些学校质量低下。

印度已经建立了针对外部和内部质量保证机制的相关机构。由于认证是以自愿为基础的，所以大部分院校尚未获得认可。在大多数院校中，内部质量保障单位不在运行之中。因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the University Grant Commission）现已把认证作为获取资助的必要条件，所以这种趋势可能会改变。

一个新的趋势是，印度高等教育的质量影响着其数量。许多私立院校，特别是技术和专业院校的入学人数正在下降，原因在于它们提供的教育质量存在问题且其毕业生失业率相当高。

## 治理和管理面临的挑战

多重监管机构和资金安排的存在，使得很难治理和管理这一系统以及构成该系统的

高校。附属院校系统使情况变得更糟。大学负责开发课程、监督学术标准、开展考试、并向那些就读于大学各院系和附属院校的学生授予学位。一些大学附属院校数量太多，以致于没有任何具有意义的学术指导。印度需要为更多的小型大学和自治大学制定计划，并限制附属学院的数量。

大学自治对有效管理而言必不可少。除选定的机构外，如印度理工学院（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和印度管理学院（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印度大学只享有理论上的自主权。州立大学一直受到政府的过度监管和控制。许多院校渴望获得资金且完全受到政府的操控。有时，一些院校也抱怨政府当局向它们下发的指令远比其拿出的资金要多。

无疑，大学的自治水平依赖于学校领导。人们认为，院校权力和自主权的削弱是由院校领导选举中的政治影响所造成的。大多数院校有自己的治理机构。然而，大学治理委员会成员的提名过程并非总是免受干涉。

有时，给予自主权被视为不提供财政支持的借口。虽然自主权为院校在资源动员上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但政府提供的核心资金将减少他们的脆弱性并增强其有效性。

## 结语

扩大印度高等教育规模的推动力仍将持续。低毛入学率、不断扩张的中学系统，以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口为印度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21世纪20年代，印度将拥有世界上最为年轻的人口群体以及最多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大多数年轻人将生活在城市地区，他们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并具有备好的支付能力。这意味着，决策受限于公共资源紧缺的时代可能告一段

落。我们可以预期，印度高等教育将拥有更利于市场运作的改革。

未来的挑战存在于，既扩大教育系统规模，又限制不平等情况同时提升质量。印度的经验表明，虽然市场力量可能会对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有所帮助，特别是对那些拥有支付能力的学生而言，但市场可能不是减少不平等并提升质量最为可靠的盟友，因此，未

来战略需要着眼于有效调节系统质量，并聚焦于落后地区和贫困群体，以确保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注：本文基于《印度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挑战》（Varghese, N.V. 2015. *Challenges of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India*, CPRHE Research Papers 1, New Delhi）一文。

## 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学术自由

William G. Tierney、Nidhi S. Sabharwal

William G. Tierney: 美国南加州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普利亚斯高等教育中心联合主任、高等教育威尔伯—基弗教授 (Wilbur-Kieffer professor of higher education)

电子邮箱: wgtiern@usc.edu

Nidhi S. Sabharwal: 印度国立教育规划与行政大学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

电子邮箱: nidhis@nuepa.org

2016年2月9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心的尼赫鲁大学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校园里开展了一个文化项目。尼赫鲁大学大体上是个研究生院校,有8000名学生,它被认为是印度最好的大学之一。师生都是左派成员并对当前的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政府持反对声音。也有少数发声的学生是印度全国学生委员会 (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 的成员,这是一个与印度民族义勇团 (the Rashtriya Swayamsewak Sangh) 关系密切的保守组织,后者则是另一个极端保守的印度教民族团体。

这次活动是由民主学生会 (the Democratic Student Union) 组织,最初获得了政府批准。然而,印度全国学生委员会提出抗议,政府取消了这次活动。虽然如此,学生还是继续进行他们所定义的文化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诗歌、音乐、艺术来纪念阿夫扎尔 (Afzal Guru) 之死,他在2001年轰炸议会而被宣判为恐怖分子。主办方还谈到克什米尔正在进行的斗争、该地区人民的权利以及自决权的重要性。学生会主席肯哈亚·库马尔 (Kanhaiya Kumar) 出席支持该活动。

在活动后的第三天,副校长让警察进入校园并以煽动叛乱之罪名逮捕肯哈亚·库马尔。许多人认为,在以一种暗示独立的方式谈论克什米尔时,发言人越界了。

### 攻击国家还是侵犯学术自由?

校园内外的行动已经在过去两个月中占领新闻头条。右派人士纷纷谴责抗议活动。印度内政部长说道,“如果有人提出反印度口号,试图质疑国家的统一和完整的话,他们将不能幸免。”有些人主张以暴力来对付那些对国家进行抨击的人;其他人认为大学应该被关闭——此类事件绝不应允许在公立大学出现。高等法院法官批准肯哈亚获得保释,他说,“整个尼赫鲁大学校园遭受了一些不爱国和反民族势力的侵扰,需要通过积极主动的整顿清除这些影响。”

还有人认为肯哈亚的被捕和随后的强烈抗议是对学术自由的另一次攻击。由于莫迪政府在2014年上台后,50多名知识分子退回了他们所获得得奖章和奖励,部分原因是为了抗议印度大学对学术自由的镇压。其他人声称,政府通过多种强制手段迫使在学术知识委员会和组织中的人士辞职,这一事件的背后是对学术自由的压制。近期对国家图

书信托基金 (the National Book Trust), 教育部中央顾问委员会 (the Central Advisory Board of Education), 以及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 (Indian Counci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主席的任命就是那些赞同现行政府政策的个人和机构的例证; 从这些职位上被迫辞职的人都是受人尊敬的学者, 他们未与政府的一项或是其他政策达成一致。许多人认为这些行为在过去也很常见。

## 构建学术自由

这些问题突显了有关学术自由的紧张局势。除了理论家, 学术自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 其含义和解释需要仔细思考。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其对事物的定义, 比如说, 对于什么算是煽动的定义与诸如美国等民主国家不同。那些要在印度接受审查的电影和书籍反映了印度的文化环境比美国保守得多。一部新的电影, “阿里格尔” (Aligarh) 描绘了一个男教授与其 (男性) 人力车夫之间的关系。电影主要基于一个自杀学者的真实故事, 在印度, 人们无法找到有关影片的广泛宣传; 许多团体试图禁止该影片出现在校园里, 因为大学教授们在那里工作。学术自由是一个需要人们有着共同认识的文化术语呢? 还是大学环境规定了其意义呢? 印度大学课堂中的课程基本上是事先设定的。对集中管理的课程大纲实行标准化, 这是对学术自由的侵犯以及“极权社会”的示例之一——印度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罗米拉·塔帕 (Romila Tharpar) 的说法正确吗?

## 课堂内外的学术自由

一般而言, 有关学术自由的讨论分为两派。一方面, 学者在课堂中的所言以及与其专门研究相关的东西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会

说什么, 因为人们是基于特有的知识来说话或是写作。另一方面, 课程之外的演讲表明了一个教授在课堂外可能会说的话, 在课堂之外他们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这两个领域都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课堂上讨论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想法可能会导致教职的终止和文本的移除。例如, 罗尹登·米斯崔 (Rohinton Mistry) 的布克奖入围小说, 《这样的长途旅行》 (*Such a Long Journey*) 由于一名学生反对某个章节而被移出课程大纲。小说讲述了一个孟买帕西人社区银行职员的故事。小说中一些内容负面描绘了印度政治和某个政党。座位自审行为, 孟买大学 (Mumbai University) 将该书从阅读列表中移除。同样, 一名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 (Banaras Hindu University) 的教授被开除了, 因为他试图在其发展研究课上放映现被禁止的《印度的女儿》 (*India's Daughter*) 这部影片, 该影片讲述了发生在新德里的强暴事件。

在尼赫鲁大学发生的事情激起了有关学术自由的热烈讨论。在课堂中应该教授什么的挑战延伸到了课外的各种研讨会、社团和活动之中。例如, 尼赫鲁大学的梵文研究中心 (the JNU Centre for Sanskrit Studies)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中邀请了著名瑜伽大师 (Yoga Guru) 来进行主题演讲。演讲者是保守政府的支持者。一群学生反对这一邀请, 将其称为“沉默的右翼突击”。演讲者感到有必要取消其演讲。

## 结语

有些人会认为, 批判印度今天的学术自由需要理解印度在上一代的学术自由。从本质上说, 他们在询问今天对学术自由的担忧是否只是一种用来批评莫迪政府并将其成员

描绘为保守理论家的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历史总是帮助我们理解诸如学术自由等复杂的问题。然而，人们要问的是，因为参与了发布有争议性的声明的活动，且一些人将其定义为煽动行为，一名28岁的学生是否应在

监狱里待21天。在合理设计的情况下，这类讨论可以帮助学者们仔细思考那些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有关一个国家对其大学有何期待的核心所在。

## 英国的“新型”私立高等教育

Claire Callender

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 (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教授、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s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全球高等教育中心副主任

电子邮箱: c.callender@bbk.ac.uk

在英格兰发展私立高等教育, 是英国政府政策关注重点。私立高等教育也被喻为高等教育“替代提供者”。政府已允许: 在私立院校获得认证的课程学习的学生, 可申请政府财务补贴。2010年以来, 通过自由化, 私立院校进入高等教育本科生市场变得更加容易。政府计划作出更多努力。即将立法的政府2015年高等教育绿皮书, 旨在消除私立高等教育的准入和发展障碍。为了能够对私立学校发展进行更多的监管并获得潜在资金来源, 绿皮书提议加快进程, 使得更多新学校能够获得大学学位授予权及大学头衔, 但这也同时降低了入学标准。那么, 为何政府要推动这一施政纲领? 英格兰是否需要私立高等教育呢?

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英国私立高等教育是将重塑高等教育本科市场、提高质量、扩大参与并压低价格的创新者。相反, 他们对公共资金而言成本巨大, 从现有的公共供给转移资源, 吸收公职人员过多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 这些都存在质量问题, 并有可能延续而非根除高等教育参与及学校结果中现存的不平等性。归根结底, 它们是英国高等教育体系面临的声誉风险。

### 私立高等教育扩张的推动力

纵观全球, 近期私立高等教育发展与扩张的主要驱动力包括: 满足不断增长的、未获得满足的需求, 尤其在年轻人中; 帮助

扩大高等教育参与; 并填补小众供给。这些适用于英格兰吗? 2015年, 政府取消了公立教育中对本科生人数的上限, 这即是为了满足被压抑的需求。申请就读英国大学和获得录取的学生人数增加, 达到18和19岁入学者有史以来入学率最高值(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在, 42%的英国年轻人19岁进入全日制高等教育, 并且在2016年这一比例会增加25%。尽管2012~2103学年的全日制本科生学费增加了3倍(与成人学生和兼读制本科生不同), 但年轻学生的入学率大体上还是在增加。然而, 入学人数的增长并不均衡, 处于英格兰等级和分层系统低端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在入学人数上增幅最小。一些院校正在努力填补其招生空缺名额, 这引发了对未满足的需求程度的疑问。

贫穷和弱势学生的入学率在英格兰是怎样的情况呢? 是公共部门扩大了参与吗? 2015年, 18岁年龄段中弱势学生的入学率达到历史最高值——18.5%, 但增长速度最近有所放缓。即便如此, 在英格兰, 2015年弱势年轻人进入大学的人数较五年前增加了30%, 比2006年增加了65%。然而, 在进入最负盛名的大学, 也即那些需要较高入学分数的学校上, 这些年轻人的入学人数增长有限。2015年, 只有3.3%的最底层学生进入这样的大学, 而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学生进入这些学校的比例为20.7%。弱势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仍然集中在水平一般的大学。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这种扩张对辍学没有任何不良影响。英格兰的学业未完成率正在下降。在2013~2014学年,在经过第一年的学习后,仅有7%的全日制学位学生和8%的属于弱势群体的全日制学生辍学。

最后,由政府资助的继续教育院校成为了小众及创新的高等教育提供者。这些院校已经看到了其本科生人数在先前改革后有所增加。它们特别切合本地学生和当地雇主的需求,其学费比大学低。然而,这些学校已成为政府削减经费的目标。

公立高等教育在满足需求、扩大参与、满足小众供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它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要了解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钟爱,我们要看看其他方面,即它的意识形态。带有市场理想化概念的新自由主义就是最好的例证。政府希望的是这样一个高等教育教育领域,其目的、作用和运作由市场驱动和定义。教育提供者的竞争和消费者的选择理应带来效率和创新的提升,这些都正在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为此,在2012~2013学年,政府撤出了大部分提供给英格兰公立大学教学的资金,并把学费上限提高到每年9000英镑(这使英格兰成为OECD国家中最为昂贵的高等教育系统),学生需要通过贴息贷款偿还学费。政府试图把学生放在“系统中心”。因此,许多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文化正在改变。许多人变得更具管理性且以“顾客”为导向。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教育私有化中私立教育的参与,这种参与的实现是通过各种各样未达到彻底私有化供给的安排,如公私伙伴关系、承包服务和融资的参与等。目前,有人建议在质量保证上实行私有化。

现在,政府希望教育私有化以刺激更多的竞争和创新,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带来更高的性价比,这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

但是,鉴于公共领域的市场化范围及其对满足未获得满足的需求、扩大参与以及小众供给的记录,这种私有化真的有必要吗?基于有关英国新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有限数据,此种私有化没有必要。我们从研究和官方报告中所知的私立教育提供者不太讨人喜欢,这使得公务员和其他政府机构忙于解决这些混乱并暗中采取一系列激烈行动,这些混乱体现了这一缺乏监管的新兴领域及其带来的危机。

### 英国的私立教育提供者

在英国现有的约670所私立院校中,大多数都是营利性的且为新建院校。仅有几所学校拥有学位授予权,四所具备大学地位。与公共部门相比,私立院校学费不高、规模较小,集中在伦敦,且高度专业化,提供有限的课程和资格证书——主要是在副学位层面上,且入学要求较低。政府研究估计,现有24.5~29.5万名学生就读于私立院校。大部分都进行全日制学习,大约一半是国际学生。

自2010~2011学年起,私立院校学生申请政府财务补贴的人数增加了十倍,约为6万人。对于这项资助的纳税人成本从2010年的3000万英镑增加至2013~2014学年的7.236亿英镑,但在2014~2015学年,出于对教育质量和急剧增加的公共资金的担忧,政府开始为私立院校学生人数设置上限,这一数字降至5.336亿英镑。国家审计署(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出台了一份有关私立院校学生财务支持的确凿报告,审查了对议会的公共开支并帮助议会让政府履行职责,该报告表明:学生申请那些他们没有资格获得的支持;私立院校招收了那些不具备能力和学习动机来完成其学业的学生;辍学率比公立院校高出五倍;私立院校招收的学生在未经批准的课程上获得支持;私立院校所提供

的有关学生出勤的信息并不准确。

以上都是私立院校为一己私利而浪费和滥用公共资金的例子。它们与公共成本一道，带来了对于私立院校作为公立大学低价替代

品所谓的吸引力的疑问，也引发了有关私立院校学生和纳税人将获得哪些回报的问题。为何不把投资集中于公立高等教育而去扩张私立高等教育呢？

## 波兰公立与私立高等教育的变化动态

Marek Kwiek

波兰波兹南大学 (University of Poznan)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kwiekm@amu.edu.pl

针对快速下滑的人口统计数据对高等教育领域公私动态的影响,波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从国际角度看,波兰的案例表明,在该国占主导地位的需求吸收部门面临公共部门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大规模公共资金的情况下,私立高等教育相当脆弱;它也显示了两个部门是如何相互依存的。对于那些公共部门由税收资助、私营部门则是基于收取费用的系统而言,波兰案例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经验,并且人口预测表明,未来潜在学生不断增长的数量得不到保证。

简要描述一下过去十年的情况:较之于私立院校学生数量,公立院校学生人数一直在增加;与私立院校收入相比,高等教育公共收入数量也一直在增加。在公共部门中,“基于税收”的学生比例持续上升,而付费学生人数则在下降。私立教育提供者的数量也在减少。因此,波兰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1945~1989)下完全的公共系统转变为了1990~2005年扩张时期内的双重或是混合的公私系统,又转变为了私营部门和私人资金作用减少的去私有化系统(2006~2016年及以后);并且,很有可能转为一个公共领域和公共资金占据主导地位、私人领域作用微小的去私有化系统(大约从2025年开始并持续下去)。

### 教育扩张

1989年后的波兰高等教育可以被分为两

个差异明显的时期:1990~2005年间的扩张时期以及从2006年开始的紧缩时期。尽管扩张时期以私有化为特色(私人领域的发展以及收取费用在资助公立大学中渐增的作用),现行的紧缩时期以去私有化为特征。去私有化包括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私立院校长达十年入学人数的下降以及收取费用在资助公立大学中不断减少的作用。由于人口统计数量的下降,波兰在全国招生水平的下降值预计将是欧洲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数字只能和那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相比较,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由于波兰在入学率上赶超西欧,所以,私营部门在扩张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波兰的入学率在更短的一段时间内比西欧其他地方内增长了五倍之多。由于波兰系统进入了马丁·特罗(Martin Trow)时期,即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入学率已在逐渐下降。较之于1989年10%的入学率,在2007年,这一数值为51.1%。

### 教育紧缩

从2006年开始,通过观察付费学生在公私两个教育领域中比例的下降,可以得知当前强劲的反向人口趋势。相比之下,“基于税收”的学生在过去十年中持续增加,在2009~2014年间,其比例从43.6%增加到了57.9%。随着人口统计数据的下降,基于资金来源和院校类型的学生组合的变化速度相当

惊人。到目前为止，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就学生人数而言，公共部门的收益就意味着私营部门的损失。

从欧洲比较视角来看，付费学生所占的比例（即所有在私立院校就读的学生和在公立院校兼读的学生）在扩张时期相当高：从1995年的46.6%增加到2006年的58.6%。在目前的紧缩时期，在费用分摊日益增加的全球趋势之下，这一比例逐步下降，该比例在2014年下降至42.1%，即学生人数从113.7万人下降至61.8万人，伴随着强大的财务影响。教育部预计到2022年，该比例仅为20%。变化中的公私动态将费用分摊问题带入了不同环境之中：十个学生中有六个人支付学费、未来十年中十个学生中有四人（最终将减少至两人）支付学费，这样看来，公平地获得教育机会似乎有些不同。

1990~2006年间的扩张得到了公私部门资金的支持。大量公共资金流入公共部门之中，同样，各项费用产生的私有资金有大量流入公共和私营部门之中。私有部分向来过度依赖学费——但在扩张时期的顶峰，公共部门也非常依赖兼读学生的学费，这些学生提供了其运行预算中16%~20%的资金。2010~2014年间，公共部门的费用收入减少了17.8%（9700万美元），私营部门减少了28.8%（1.71亿美元）

### 私有化的衰弱

因此，私有化进程目前正在衰弱：2006~2014年间，公立院校付费学生人数骤减了将近一半（47.9%）的，来自付费学生的学费收入比例也急剧下降（从16.2%降至9.4%）。私立院校数量减少了12.6%（从318所降至278所），私营部门的兼并和收购数量

正在上升。最后，2006~2014年间，私营部门学生入学人数骤降了43.9%（从64万人所见到到35.9万人）。

缩减的人口统计数据与公共部门不断增加的免费入学机会，使得基于付费的私营部门的衰落难以逆转。扩张期日益私有化的高等教育的现在变得越来越公共化了，它对公共资金的依赖变得更强。双重公私系统正向着公立院校及其“基于税收”的学生进行重新定向。除开免费教育与收费教育的对战之外，学术声望和社会合法性也同样重要：主要是需求吸收的私立高等教育还缺乏以上两种特质。

与其他几个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一样，波兰是从全球视角中的例外：私立院校的入学比例及其绝对入学率在十年中持续下降。由278所院校组成的波兰私立高等教育系统每年招收的学生可能仍然很少。

波兰不准备在公共部门引入一般费用，也不准备在私立院校部分引入公共补贴——这可能会有助于私立院校的生存。处于当下欧洲经济危机情绪泛滥的气氛之中，引入学费在政治上有些困难。

### 结语

波兰私立院校入学人数位居欧盟成员之首，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公私动态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在高等教育系统不断扩张的全球背景下，中西欧有几个系统，波兰处于前沿，但这些系统都在紧缩之中。其紧缩现象植根于不断缩减的人口统计数据。在愈发依赖费用分摊机制、私营部门不断发展的全球背景下，波兰系统似乎反向而行。有趣的是，高等教育去私有化的波兰系统违背了私有化的全球趋势，并对未来有着不确定的财务影响。

## 撒哈拉以南非洲高等教育的民间参与：加纳的经验

Henry Fram Akplu

加纳海岸角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退休高级讲师、加纳某私立大学前任校长

电子邮箱: hakplu@gmail.com

在过去 25 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高等教育在机构数量和学生入学人数上有了惊人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教育供应上的管制放松。例如,加纳的高等教育系统已从 1957 年的两所院校、不到 3 000 名学生增加到 2013 年的 133 所院校、约 29 万名学生,扩张大都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加纳的经验展现了推动因素、应对政策、高等教育转型,民间参与的质量挑战以及欧洲大陆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的深化。

### 民间参与的间接和直接压力

加纳高等教育的扩张时期为 1957 年独立之时至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这一扩张受到了诸多因素的限制,导致了供过于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即理工院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升级”到大学地位之前,高等教育被狭义地理解为大学教育。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自认其地位低下,这使它们不如大学那么具有吸引力。因此,加纳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及入学人数剧增的原因之一就是把此前排除在外的院校纳入了高等教育系统之中。其他造成过度需求不断增长的因素还包括:快速增长的人口;通过入学考试实现的高等教育准入限制,如普通高考(the Common Entrance Examination);较高的单位成本;高等教育不可持续的补贴;阻止民间参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缺乏有吸引力的职业教育途径作为高等教育的替代品。在这些约束下,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于供给,这样,在某些时候,51%的合格申请者无法获得录取。在 1966~1990 年间,由三所大学组成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特点是频繁的学生抗议、罢工、机构关闭以及学术进程中断。政策变化不可避免。

上世纪 90 年代初,全球动力的结合推动加纳走向高等教育的民间参与。这些力量包括提升教育民主化和大众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自由市场经济的蔓延以及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思维的出现。急于吸收对高等教育的过度需求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宗教机构和营利的私人组织和组织,它们几十年来在提供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上十分活跃。

### 政策回应：民间参与

作为始于 1987 年大规模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供应对私营部门敞开了大门,而公立高等教育逐步放松管制。国家资格认证委员会(the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是一个法定质量保证机构,成立于 1993 年,它负责调节和引导放松管制的过程。2000 年以前,只有不到 15 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但到 2015 年,其数量已增至 106 所,而公立大学只有 83 所。还有许多未经认可的机构,其中 55 个已由国家资格认证委员会确定并作为公众信息在媒体上发布。

### 变革

90 年代中期以来,民间参与和经济自由

化已经改变了加纳的高等教育格局。私立院校数量多于公立院校，但占总入学人数不到25%，现在每年接近34万名学生。私立院校为高等教育领域带来了活力和竞争，同时，比起之前处于公立院校的垄断之下，高等教育的供应更加以市场为导向了。例如，高等教育不再只是满足传统全日制学生的需求了。私立院校每年招收学生两次，并有灵活的授课时间表，如针对在职人员的周末和晚上课程。它们还积极从加纳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招收学生，并提供创新项目来开拓小众市场。但是，只有少数私立院校提供科学和技术项目，大部分集中于低资本密集型的项目，尤其是管理和企业管理。公立大学也采用以市场为导向的做法回应自由化政策。例如，他们推出了专门付费项目并为那些未达到免费录取要求的申请人提供收费录取名额。在公共部门中最为显著的变革之一就是加纳管理和公共管理学院（the Ghana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转变，它从一个公共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转变为了一个自负盈亏的机构。一般情况下，过去二十年中，自由化政策已使加纳的高等教育供应更加稳定、充满活力，且对市场状况反应迅速。

### 民间参与的质量挑战

高等教育的民间参与引发了对质量的担忧。这些问题中最顶层的是私立高校是否拥有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开展高质量的教育。一些营利性和宗教机构已达到或超过了预期，但大多数营利性高校都在努力达到预期。私立院校中教师质量的参差不齐是一个主要问题。总体而言，只有23%的私立院校教师拥有最高学位（所有老师至少拥有二级学位），但有些院校没有任何人拥有最高学

位。在满足国家资格认证委员会最高学位要求上，大多数私立院校还需要继续努力。就短期和中期而言，无法提供更多合格教师以满足需求，并且，大部分私立院校必须依靠兼职教师，其中一些老师在多个学校兼职。

评审机关一直在实施越来越严格的质量保证制度以消除公众疑虑。在被授予许可颁发自己的证书之前，新的私立院校必须接受特许机构至少10年的辅导。到目前为止，只有三所私立院校（均基于信仰）已被授予许可。经认证的私立院校要经过密集的外部质量审查，至少四年一次，并且，根据审查结果，这些院校的认证可以更新或是被撤销。过去15年间，国家资格认证委员会已撤销了四所学校的认证许可证并中止了另外五所院校录取学生的权利，直到他们纠正某些不足才能重获招生权。然而，2014年，一所财政拮据的私立院校由其所有者突然关闭，这显示了监管系统存在漏洞。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家资格认证委员会现要求银行对等值于50万美元的新认证资格进行担保。即便如此，质量仍然受到威胁，因为未经认可的私立院校的建立利用了高等教育未满足的需求。现在，国家资格认证委员会不具备关闭未经认可机构的法律行为能力。

### 加深国际化

民间参与和教育供应的自由化推动了加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化。国际化在以下领域得到加深，如：学生的多样化；通过合作提供海外课程和奖项；在加纳建立外国院校的海外分校；采用国外高校的院校治理系统。在2012~2013学年，私立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学生占招生总量12.6%，而公立大学的比例为2%（相对较低，但这在20年前无法想象）。一些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已与诸如德国、瑞典、丹麦、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院校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提供其学习项目并让

其学生在加纳学习期间获得海外奖项。在欧洲和北美严格的签证规定可能会促进当地和外国高校之间的进一步合作，从而加深加纳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 **私立高等教育的未来**

在这一阶段，私立高等教育主要是吸收

免费公立教育系统的过度需求。然而，顶尖的私立院校不断涌现，其目标是来自当地以及全球富裕家庭的申请者。可预见的是，私立院校数量的增长将放缓，更为严格的质量要求将会强制实行。

## 肯尼亚的大学分校

Ishmael I. Munene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教育领导系副教授

电子邮箱: Ishmael.Munene@nau.edu

2016年1月19日,在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下,肯尼亚大学教育委员会(the Kenya Commission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下令国立大学基西大学(Kisii University)关闭其13所分校中的10所,并将受影响的1.5万名学生重新安置到主校中。此举导致当局下令关闭了20所分校。这些行为是监管部门共同努力的顶峰,旨在重新调整高校发展,从低质量、需求吸收的校园回归到专业化、高品质的传统校园系统。作为大学部门的商业化的结果,这也回应了利益相关者对于质量下降的担忧。校园网络在各大高校的存在由来已久。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它在肯尼亚一直呈现爆炸式的激增。

肯尼亚的大学格局,特别是在公共部门,现在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校园集合,他们相互竞争同一学生群体。在十年前,这种校园模式被视为治愈新自由主义时代大学需求和收入多元化所带来挑战的灵丹妙药,但该模式现在受到了怀疑。它集中体现了在监管部门疲软的情况下,由社会需求和商业化推动的大学发展最为糟糕的路线。

### 校园发展的动力

鉴于在过去十年中公共部门分校数量的快速增长,强调预算限制、入学机会和公平性等作为推动这一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当重要。

在肯尼亚国立大学多校区系统的主要驱

动因素中,院校收入多元化位居首位。严重的国家财政收入限制始于90年代末,接下来大学国家资助的减少迫使院校寻求市场中的额外收入。大学在造价低廉的分校中已采用了低成本地增加收入模式,针对的是自费学生(没有政府奖学金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在职人士。这些分校校园大都位于小乡镇,提供那些在人文、教育和商业领域易于开展的课程,由资质不良的兼职教员授课。目标学生支付基于市场的学杂费,这些费用构成了高校额外收入中很大的一部分。由于建造这样的校园价格低廉且能产生很高的财务回报,所以,大学建立众多分校的动机相当强烈。

虽然肯尼亚的大学数量已从一所公立大学发展到目前的43所已认证大学(33所公立院校和10所私立院校),教育准入的挑战仍然存在,因为现有的32.4万名在校学生人数仅占有资格获得教育机会人口总数的30%。从高中毕业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大学入学名额;同时,在职人士寻求大学教育的数量增加。租赁设施来建立校园,这被高校领导视为是在国家补助减少的情况下增加入学机会及在主校区构建固定资本最为实用的方法。

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大学都位于大城市以及肯尼亚中西部的富饶农业地区,这使得该国大部分较为贫穷的土地上没有大学的存在。随之,这些条件较差的地区也经历了程



度更深的贫困。因此，国家教育机关将不发达地区的低成本分校视作解决入学平等和经济劣势双重挑战的途径。因此，许多分校都建立在了低成本的沿海、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这一点不足为奇。

这些社会目标正是监管部门忽视了以低质量分校为特征的大学系统陷阱的原因。分校校园一直是把双刃剑，它带来了入学机会和平等，但同时也牺牲了质量和公平。

### 质量和公平挑战

分校令人怀疑的教育质量是利益相关者最关注的问题。从学术设施到学术人员，许多分校与大学主校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大多数乡镇城市中心，分校与诸如酒吧、餐馆、超市、妓院和巴士总站大楼等商业机构同处一座建筑之中。它们缺乏图书馆、网络设施、学生服务以及娱乐设施。除了一名专职校园主任，学术人员都由兼职教师组成，这些教师拥有硕士学位，有时其资质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很少有学术会议、研讨会及研究座谈会在分校举行。这种环境不仅阻碍了优良的教与学，它也延续了教学与科研的分离，即使是在最好的国立大学分校中也是如此。出人意料的是，大多数分校声称要提供研究型硕士学位。

所有分校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限制性的学术狭隘。商业导向的项目占学术课程的主导地位，商业研究、经济学和项目管理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其他占主导的领域包括教育、人文和社会科学。工程、自然科学和医学相关课程在分校中很少见。由于分校是为了敛财和吸收需求而建立的次要附属物，中央大学的管理者都不愿意提供可能演

变成主校潜在竞争者的项目，从而避免主校在政府资助的学生人数和国家财务资源上进行竞争。

由于分校的建立增加了入学机会，它们同样也揭露了肯尼亚社会阶级成员和大学准入交叉的阴暗面。农村校园主要吸引的是自费学生，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他们在高中考试中表现不佳而未能获得竞争性的政府奖学金。家境优越的学生占据了政府奖学金名额的很大部分，因此，也占据了大部分资源配置良好的大学主校的入学名额，大学发展的分校模式已造成了国立大学中的分歧：背景优越的学生主导着资源丰富的主校区，而那些贫困阶级的学生则过多聚集于分校之中。因此，分校导致了在解决高等教育实质性的公平问题上的失败。

### 重整分校模式

如在商业化的高等教育氛围中具备益处，肯尼亚的高等教育多分支校园模式就会得以留存。正如肯尼亚大学教育委员会目前所做的一样，确保校园资源达到最低可接受标准，这是一个合适的短期措施，而长远的解决办法则是重新配置大学校园系统。国家需要支持分校的发展，分校不仅提供入学机会，也解决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这将有利于招聘合格教师、多样化与当地挑战相符的学术课程、参与科研和学术以及辅导研究生。在财务和学术项目制定的特定领域中，提供此类校园行政自主权将促进关键问题上的决策。这种分支机构模式的要素已在内罗毕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各学院的组织模式中体现出来。

## 智利大学：并非学费全免

Ariane de Gayardon、Andrés Bernasconi

Ariane de Gayardon: 美国波士顿学院林奇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 ariane.degayardon@bc.edu

Andrés Bernasconi: 智利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 (the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教育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电子邮箱: abernasconi@uc.cl

皮诺切特将军 (General Pinochet) 的专制统治时期 (1973-1990) 扩大了私立高等教育并在高等教育的公共部门中引入了学费。三十年后, 在经合组织 (OECD) 成员国中, 智利是公共支出占整个高等教育支出比例最小的国家。调整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其学费水平位居第二, 仅次于美国的私立大学。

2011年, 智利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 抗议高等教育体系的市场化, 这使得全员免费高等教育成为他们的关键要求之一。当时的总统 (保守派) 塞巴斯蒂安·皮涅拉 (Sebastián Piñera) 不同意这一点, 但他极大地增加了学生资助以回应学生们的期待。然而, 这个问题并未消失, 并且在2013年的竞选活动上, 免费高等教育成为现任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社会主义者) 计划的核心承诺。自她当选以来, 巴切莱特及其政府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一承诺。截至2015年底, 一部意在打开智利免费高等教育大门的法律由国会通过。

### 2015年12月的“免学费法案”

政府缺乏在2015年国会记事表中必要的立法空间, 也缺乏技术资金来设计与大

学协商以公共经费取代学费的可接受机制。因此, 政府选择在2016年的教育预算法中增加一项附加文件, 这将成为一些学生和机构免学费状态的初始形式。这一立法战略在国会中充满争议, 并受到了反对派在法制基础上的抵制, 但它还是在2015年12月被通过了。

2016年的预算法案提供了资金, 以使贫困学生获得免费教学, 他们来自智利高等教育学生中最为贫困的50%的家庭——即人均月收入少于250美元的家庭。但要符合条件的话, 学生必须就读于国立大学或选择参与该计划的私立大学。只有具备至少四年认可资质的非营利性大学才能被邀请加入该计划。

2016年, 30所大学 (智利大学总数的50%) 将参与该计划以实行免费高等教育。因此, 约3万名一年级大学生将获得免费高等教育, 其他高年级的8万名学生也将接受免费教育。其他学生的个人情况正在审理之中, 教育部希望在2016年累计有16万名学生可以获得免费高等教育。但这一数字仅为学生总人数的15%, 远不及“全民免费高等教育”的目标。2016年的计划确实是由政府

宣传的,它是在2020年实现全民免费高等教育这一循序渐进过程的第一步,如果公共预算的总体情况使其成为可能的话。

## 增加入学机会

2011年,示威学生倡导:全民免费高等教育作为增加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工具。但“2016赏金”法(Gratuidad 2016)不可能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并无证据表明:若2016年那些获得免费高等教育的学生用2016年之前的奖学金和贷款途径来支付自己学费,他们就不会选择上大学。事实上,根据智利主要的家庭经济调查(CASEN),只有17%生活在10%最贫困家庭中的年轻人认为,他们不接受高等教育是出于财政原因。被最多谈及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读完高中或是通过资格考试。因此,智利高等教育的普及似乎主要取决于中学系统的改善,或是大学录取标准的变化。

此外,现行法律只针对高校,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主要是接受职业技术教育。这样做所带来的益处应尽快在2017年扩展到专业机构和技术培训中心,从而对最弱势群体更具包容性。但是,由于预算有限,目前尚不清楚这将如何实现(如果会发生的话)。

但对政府而言,这一政策并非是关于增加准入的,而是认清原则性问题的一种手段:如果教育是一种人权,那么它对于学生应该是免费的。

## 大学选择

私立大学在是否参与该计划上拥有选择权。虽然所有的16所国立大学参与了该计划,但只有14所私立大学在2016年选择这

样做。13所学校选择退出,其余不符合条件。政府对受益于免费高等教育学生的补贴是计算出来的,这种方式确实意味着一些大学会失掉先前通过学费获得的收入。政府并未支付所有“免费”学生的全额学费;相反,生均经费分配是计划开展前具有相同认证年限的大学收取学费的平均值,对那些人均学费低于其学费水平的大学再至多增加20%的补贴。

实际上,最昂贵的大学,也即最佳私立大学,将不会收到对于免费学生的全额补偿,他们不得不自己补足丢失的收入或是削减成本。而顶尖大学可能会在确保其他来自政府的收入或私人资金来源上更具影响力,如果参与该项目的话,大多数顶尖大学将经历预算削减。

这对于多元化和包容性而言会出现一些问题。在大学入学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往往来自最富裕的家庭,他们将有机会选择进入那些参加免费计划的大学。而其余的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将只能在非重点的、营利性的、认证不足的收费院校找到空缺的入学名额。正如目前在巴西免费公共系统中一样,公平可能会成为智利高等教育的一个严重问题。

## 全民免费

由于财务和准入问题卷入了现行法律之中,人们有理由怀疑2020年的全民免费高等教育计划是否会成为现实。这种打了折扣的免费高等教育资金是由于智利企业税的上升。税收增长是在智利经济整体减速的时期,主要是由于铜价的急剧下滑。目前,智利出口商品价格低廉,该国经济增长相当乏力,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教育预算以推广免费教育并资助进行中的其他教育项目是不合时宜的。

事实上，2015年增税产生的额外收入正好足够支付2016年约20万学生的学费。2016年，符合条件的学生目标不得不从60%最为贫困的学生缩减到50%的学生。未来似乎相当严峻。据预测，教育会遭受最沉重的打击，

因此，2017年的财政调整已在预测之中。这一意愿将如何与开展免费职业高等教育的意愿相互协调尚不确定。

从长远来看，政府最终将如何资助，从而为120万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学生提供免费高等教育，这一点尚不清楚。这涉及到可行性问题。同样，全民免费高等教育是否合理又是另一个问题。

## 沙特化对大学的影响：沙特阿拉伯的本地化

Manail Anis Ahmed

巴基斯坦哈比卜大学 (Habib University) 全球资源发展主任

电子邮箱: manailahmed@gmail.com

沙特阿拉伯的第一所大学成立于1957年。自那时起, 该国科教院所发展迅速, 且大部分参与其建立和运行的教职员都是外国人。然而,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沙特人成年并需要获得高级学位, 劳动力市场迫切需要把这些公民吸收到经济的各个领域, 包括高等教育领域。这种劳动力的本地化已对大学的人员雇用和管理、科研生产和支持以及学生教育等方式造成了各种影响。

### 沙特化：背景、压力和问题

沙特阿拉伯本国公民取代外国工人的政策被称为企业人力沙特化 (Saudization)。沙特阿拉伯王国石油资源丰富, 直到最近它都还在严重依赖外籍员工填补职位空缺。但是, 该国目前正面临着迅速增长的年轻人口, 他们需要寻求有报酬的工作。受益于阿卜杜拉国王奖学金项目 (the King Abdullah Scholarship Program) 在海外学习结束后, 回国的年轻沙特人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沙特国家一直在努力将这些合格的公民吸收到劳动力市场之中。与所有经济部门一样, 这已在该国大量的高等教育行业中产生了显著影响。

沙特劳动部在最近几年加快步伐以确保在高等教育中实施新的沙特化法律, 公立和私立大学都迅速顺应了这一法律。劳动力本地化速度如此之快, 这在沙特是未曾出现过

的——然而, 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 一直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突然的范式转变。

### 大学如何受到影响

沙特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員仍或多或少均匀混合着沙特公民和外国公民, 但绝大部分的行政职位都被沙特化了。直到最近, 绝大多数的大学管理者——部门行政助理、课程开发者、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参与管理者、质量保证人员等, 都还是外国公民。这些人负责大学学术部门和行政单位的建立、开发、运行、维护以及发展。比较起来, 大学的人力资源部门更容易证明招聘并保留非沙特教师的合理性, 因为很难找到拥有最终学位以及高级教学和科研资质的沙特应聘者。因此, 相对于教学岗位, 高校的行政职位在实现沙特化上更为迅速。

这对大学企业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大多数情况下, 不可避免的是, 事情发展的速度已经放缓。这是由于在沙特的专业文化中, 院校以前缺乏对外接触, 行政人员缺少职业训练。在快速且认真开展行动以应对这一挑战之上, 沙特高校的领导人应该受到称赞。行政人员已经获得了现有最好的职业发展机会。沙特召集顾问为沙特的专业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和发展, 这些顾问主要来自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国家。此外, 许多沙特的工作人员已被送往久负盛名的国外大学, 在那里居住

好几个星期并接受浸泡式训练。然而，另一方面，这已增加了大学的行政、官僚和财务负担。

### 科研成果和资助的问题

根据国家不断变化的就业法律，如人力资源和财务等的关键行政功能都被要求完全由沙特工作人员执行。这已引起了高校内巨大的文化变革，特别是关于发展学术科研成果的配套系统。科研的财务和后勤安排现在必须由那些不熟悉全球准则的沙特工作人员组成的行政机关来掌控。例如，参与会议的津贴和科研支出不时地受到削减。这些经费常被沙特工作人员理解为赋予的特权，而非提供给所有符合条件学者的科研成果的标准津贴。

在“沙特如何创建一个学术绿洲”（《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14年5月22日发表）这篇文章中，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指出，在不考虑学术和/或研究生产力的前提时，沙特学者在公立大学中获得了即时生效的终身教职。而另一方面，占据沙特大学教学人员42%的外国教师，无论其表现如何，均没有资格获得终身职位。这些安排无法促进任一群体在院校忠诚和最佳表现上的理想结果。近期的质量保证机制是在沙特国家学术评审和评估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Academic Accreditation and Assessment）的指导下实施的，它也设定了较高的学术和科研标准；然而，新任的沙特教职员工尚未熟悉这些标准或尚未对期待感到适应。

### 大学生学术准备不足

沙特阿拉伯大学不断呼吁，在考虑全球

标准的同时，把重点放在质量保证与提升之上。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即将入学的沙特大学学生的学术准备和大学学位项目的课程要求根本不一致——课程要求通常需要与外国顾问进行协商。学生对学习的准备不足显而易见出现在如写作、定量和分析技能等基本领域，从而无法顺利完成本科课程。高度立足本地的公共教育系统一直延续到高中，而大学课程千差万别并极大地受到西方影响，两者间的脱节造成了这种准备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点，所有的公立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为新生提供了预科课程。

沙特教职工也很快指出，他们的国立大学对自己制定的国际标准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应用于大学的质量提升机制与其教育系统的其他部分并不同步。沙特大学的教职工在促进学生成功上面临着渐增的压力，这通常是以教学完整性或是对有挑战性的课程进行分级为代价。极为容易的课程和高涨的成绩有助于更多学生从大学毕业，但它不是一个可持续方法。将非沙特教职工替换为沙特本地人促使这些院校开始寻找一种途径来制定更符合学生和教师能力的课程、教学和考核办法以及科研期望。

### 可能的解决方案

沙特学术界的就业国家化为许多合格的青年公民提供了就业机会。然而，国内和国外大学的毕业生，已经获得了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在各部门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都面临着挑战，这是因为经济还未准备充分以取代现有的（绝大多数外国的）员工队伍，又受到新崛起的沙特人力资源的突如其来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能够吸收大量公民，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主要为行政职务，

但也有兼职讲师、实验室技术人员、研究助理以及其他支援岗位。

作为一个持续现象，高校内的沙特化趋势将逐步发展。沙特王国继续投入大量资源来发展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迫切将劳动力市场本地化的压力必须谨慎处理。教育部应制定自己的沙特化建议。一方面可以是高等教育行政职务的沙特化更为循序渐进，与此一道的是对沙特行政人员的

全面培训并让他们充分接触教学和科研的国际准则。大学应为教师和高级职员引入更多关于教学、科研和服务（即学术体验的三大基本方面的）适合本地的质量保证机制。最后，各阶段的学术准备（从预科准备年到大学课程本身）都必须更加严格。为使沙特大学能够做好其工作，即培养该国的年轻公民达到相关水平并符合就业标准，这是必不可少的。

## 卢森堡高等教育体系的扩展：回应全球准则

Gangolf Braband、Justin J.W. Powell

Gangolf Braband: 卢森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uxembourg) 研究员.

电子邮箱: gangolf.braband@uni.lu

Justin J. W. Powell: 卢森堡大学教授

电子邮箱: justin.powell@uni.lu

高等教育的全球扩张有段时间忽视了卢森堡。缺少国立研究型大学，卢森堡大公国就缺乏教学和研究能力。鉴于“知识经济”的兴起，这似乎越来越不正常了，特别是由于卢森堡有着54.3万人口，且与其他许多小国不同的是，它具备异乎寻常的国际化、种族多元化和繁荣性。传统上，卢森堡人都在国外获得大学学位。最初，这不被视为一个劣势；相反，在欧洲网络中培养杰出的民族精英被视为大有裨益。很少有扩张国内高等教育的动力存在。

90年代末，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这是由于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不断扩张，以及诸如“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和欧洲委员会的“里斯本战略”（Lisbon Strategy）等欧洲化进程。事实上，卢森堡分管高等教育的部长于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时间是在1999年，也即卢森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uxembourg）建立之前，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家资助的国立大学。

### 在卢森堡建立第一所国立大学

19世纪和20世纪在卢森堡建立大学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从而开启了海外留学的传统，这一做法的特点在于，学生在出国前需要在卢森堡进行两年初始阶段的学习，在

国外学习的学生与本国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在间有着密切联系，这就创造了一个界限明确的封闭的领袖圈。在这种环境中，改变的驱动力不得 not 来自于外界。欧盟（1984年）的第一个研究框架计划提供了这样一个推动力，但最终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有限的。国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只是增量变化。公众社会并未对此种进行创新的政治意愿的缺乏进行抵抗：高等教育是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共问题。

在此期间，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增强且影响了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主管部门中几个强有力的政治角色把“博洛尼亚进程”和“里斯本战略”提供的方法进行了工具化（这里尤其是增加科研和创新投入的需求），以消减普遍的反并对提高意识。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建立一所符合国家需求的、在特定领域注重研究生学位课程的大学，从而为公共资助的科研建立一个强大的制度基础。在保持海外学习传统的同时，这样的大学将增加高等教育机会，同时促进国家经济基础的多样化并支持卢森堡的“知识经济”。

最终，创办一所大学的目标是成功的，但是以一种颇具争议的方式，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实现卓越，其特点是缺乏透明度以及缺少具有广泛社会参与的尝试。这种做法的结果并不像最初预计的那样。现有的高



等教育机构被合并，通过一系列的学士学位项目和职业课程拓展了高校的教学维度。而转变相当明显：在短短几年内，国家研究型大学从无人谈及成为了一个法律现实。

## 一所（国际的）国立研究型大学

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在同一时间，欧洲边界变得更加模糊，空间流动获得支持并蓬勃发展，在（最终）建立国家大学上，卢森堡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制定了战略规划。其目的是通过集中知识和财政资源，依靠该国的优势和重点，参与全球竞争。卢森堡或许在2003年建立大学时加深了信念，但由几个专注的领导者所领导的国家一一采取行动以在科学能力建设上资助这一重要实践。这样一来，它也为卢森堡的青年人提供了一个留在本国进行学习的选择。由于卢森堡长期在国外培养精英以建立世界性网络，这一长期传统使得卢森堡大学的建立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既有金钱上的，也有意识形态上的。但是，日益增加的国际竞争和跨国协作加大了卢森堡扩大其高等教育体系，从而促进科技创新的压力。卢森堡大学提供了一种途径，以实现跨越炼钢和银行业务的经济多元化，并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融入地方精英统治的政体之中。面向卢森堡大公国的独特的背景——小规模，但同时却是欧洲治理和国际商务蓬勃发展的中心——卢森堡大学建立于国际性、多语言和跨学科的原则之上。

卢森堡大学提供了一项衡量全球准则和“博洛尼亚进程”原则影响力的标准，学校课程采用英语、德语和法语进行授课，因此，卢森堡大学的良好声誉不断增加。卢森堡大学体现了欧洲大学最近的制度化阶段。由于其近期刚刚成立，卢森堡大学直接体现了欧洲标准——在总的6287名学生中

（2014~2015年），超过一半学生来自国外，卢森堡大学相当多元化。不论国籍，每个学生每学期仅需支付200欧元的学费。因此，国家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确保了更多的入学机会，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一个以显著的迁移流动和流动性为特点的极度多样化社会之中，国际化一直是大学建立和扩张的关键所在。发展一所基于本土优势、区域需求和全球趋势的院校，通过招聘全球顶级教师，并通过识别反映卢森堡的经济和地理环境的预先研究领域，卢森堡大学旨在取得卓越成就。围绕重点优先事宜并在国际合作中崭露头角，卢森堡大学选择的策略已显现出积极成果，卢森堡大学现位列全球排名第193位（201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5-16]）。

## 未来挑战

卢森堡的高等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学成立前，高等教育的问题在社会和政治讨论中仅具备有限的相关性。并且在此埋下了挑战。卢森堡大学在建立之初备受非议，通过几个关键角色的重大参与而非自下而上的社会进程得以重现生机，它需要这样的支持得以发展，超越简单的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或是在政治实现完全合法化。卢森堡大学需要得到支持以获得更大的机构自治，需要从一个作为政治工具的阶段跨越到成为一个受学术原则支配的组织的阶段。卢森堡大学已努力快速建立了卓越的国际声誉并进一步推进卢森堡的国际化。然而，由于其成员的多样性以及对不同高等教育文化的容纳（没有预先存在的国家共识），这种成功也带来了挑战，影响了大学的内部组织和治理。

无论规模多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缺

少（国际）国家研究型大学的情况下能成为“知识社会”。在博洛尼亚时期，正如许多较大的欧洲国家努力保持其国家资助的大学一样，卢森堡已抓住了机遇。卢森堡大学极高的国际化程度提供了现代实力，但这本身并

不会促进学校在卢森堡内更好的社会和文化融合。如果不把大学坚定地置于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特性之中，那么，在增强其组织自治权的同时，它仍是一项易受决策者古怪行为影响的事业。

## 新书速递

Angulo, A. J. *Diploma Mills: How For-Profit Colleges Stuffed Students, Taxpayer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224 pp. \$29.95 (pb). ISBN 978-1-4214-2007-3. Web site: [www.press.jhu.edu](http://www.press.jhu.edu).

美国的营利性高等教育产业现价值 350 亿美元，本书从历史和当代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作者对这一行业具备高度批判性，提供了一系列的有关不诚实、欺诈以及其他问题的文件，涉及的对象从小型商学院到最近破产的巨型科林斯学院（Corinthian Colleges）。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讨论具有启发性。对当前形势的分析相当透彻，并将责任归咎于松懈的政府监管以及不诚实的企业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本身。

Axtell, James. *Wisdom's Workshop: The Rise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416 pp. \$35 (hb). ISBN 978-0-691-14959-2. Website: [www.press.princeton.edu](http://www.press.princeton.edu).

本书对西方大学的兴起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分析，关注的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产生和发展。始于中世纪时期，经历了牛津和剑桥时代，直至 19 世纪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本书探索了这些趋势如何影响美国，以及美国如何承担学术领导的任务。

Bowen, William G. and Michael S. McPherson. *Lesson Plan: An Agenda for Chang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62 pp.

\$24.95 (hb). ISBN 978-0691172101. Website: [www.press.princeton.edu](http://www.press.princeton.edu).

本书认为美国在学生毕业率和可负担的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严重问题。作者认为，公立高等教育的国家资助在近几十年来已经下降，资助必须恢复，并且，财政援助应该基于需求。

Chopp, Rebecca, Susan Frost and Daniel H. Weiss, eds. *Remaking College: Innovation in the Liberal Art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232 pp. \$29.95 (pb). ISBN 978-1-4214-1135-4. Web site: [www.press.jhu.edu](http://www.press.jhu.edu).

书中的一系列文章由美国院校资深的学术带头人书写，关注的是通识教育和本科生教育。本书的关注点是文理学院的改革。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通识教育、合作伙伴关系、居住社区、治理等。

Cole, Jonathan R. *Toward a More Perfect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6. 409 pp. \$29.99 (hb). ISBN 978-1-61039-265-5. Website: [www.publicaffairs.com](http://www.publicaffairs.com).

本书的作者——科尔（Cole），曾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务长，他是《伟大的美国大学》（*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的作者。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本科教育招生的新标准、学生可支付性问题、知识经济和跨学科工作、大学—政府关系等。尽管关注的主要是美国，但许多主题都具备国际内涵。

Martin, James, and James E. Samels, eds. *The Provost's Handbook: The Role of the Chief Academic Office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320 pp. \$34.95 (pb). ISBN 978-1-4214-1626-7. Web site: [www.press.jhu.edu](http://www.press.jhu.edu).

书中有一系列关于首席学术官在美国大学中作用的研究论文，本书关注这一职位的多个方面，包括：引导教师的建议、战略规划、教师任用及相关问题、学生事务、招生管理、与外部社区的关系等。尽管本书基于美国，但许多问题都与国际读者相关。

Massy, William F. *Re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How to Be Mission Centered, Market Smart, and Margin Consciou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288 pp. \$32.95 (pb). ISBN 978-1-4214-1899-5. Web site: [www.press.jhu.edu](http://www.press.jhu.edu).

本书是关于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讨论，作者是一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大学管理人员。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教学的作用和成本、如何重新构建学术机构、财务计划和预算以及相关主题。

Merkx, Gilbert W. and Riall W. Nolan, eds.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cademy: Lessons of Leade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15. 241 pp. (pb). ISBN 978-1-61250-866-5. Website: [www.harvardeducationpress.org](http://www.harvardeducationpress.org).

国际教育正成为许多大学公认的专业领域。本书关注的是资深国际专员（senior international officer）在美国大学中的作用，并讨论了这一相对较新职位的作用。书中的

章节讨论了国际办公室专员的职业生涯、在领导中的作用等。书中的前几章讨论了美国国际教育和国际格局。虽然本书关注的是美国，但对于考虑这一新兴学术领导职位的其他大学也有意义。

Michieka, Ratemo Waya. *Trails in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in Kenya: A Memoir*. Dakar, Senegal: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2016. 303 pp. (pb). ISBN 978-2-86978-642-4. Web site: [www.codesria.org](http://www.codesria.org).

本书是高等教育领导经历的个人记事，作者是内毕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的一位农学专业教授，其领导任期已跨越了两个时代。作者分享了自己从一名学者到副校长，再到校务委员会主席的经历，在其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时，肯尼亚的大学正从极端的政府行政控制过渡到更大程度的自主运行之中。读者将在本书中发现引人深思的想法，即在肯尼亚高等教育部门前所未有的扩张时期，肯尼亚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者是如何在机构的日常管理中平衡政治系统的需求与捍卫学术传统的需求。

Pineda, Pedro. *The Entrepreneurial Research University in Latin America: Global and Local Models in Chile and Colombia, 1950-201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275 pp. \$100 (hb). ISBN 978-1-137-54027-0. Website: [www.palgrave.com](http://www.palgrave.com).

本书是对哥伦比亚和智利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详细分析，本书讨论了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以及现今影响大学部门的本地和全球趋势。全球创业文化和大学本地环境间的

斗争已影响了它们的发展。书中有一章涉及天主教大学在一背景下的作用。本书的结尾是与所有拉美大学相关的“最佳实践”的讨论。

Shattock, Michael, ed.,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Autonomy, Self-Governme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uthority*.

治理是任何一所大学或学术系统成功的关键所在。本书的编辑认为,大众化的到来和科研的重要性已带来了大学和系统治理的显著变化。本书以对以下重要国家的案例分析为特点,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挪威、和其他几个国家。

Stokes, Peter J. *Higher Education and Employability: New Models for Integrating Study and Work*.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15. 200 pp. \$30 (pb). ISBN 978-1-61250-826-9. Web site: [www.harvardeducationpress.org](http://www.harvardeducationpress.org).

本书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并指出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必须更好地开展工作,以为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作者认为他并非是在反对传统的学术价值,但本书的重点是对就业能力的教育。书中对基本主题进行了讨论,还包含了三个美国大学的案例分析,关注的是培养就业能力的新型方法

Streitwieser, Bernhard and Anthony C. Ogden, eds.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s Scholar-Practitioners: Bridg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Oxford, UK: Symposium Books, 2016. 340 pp. \$72 (pb). ISBN

978-1-873927-77-9. Website: [www.symposium-books.co.uk](http://www.symposium-books.co.uk).

本书的重点是在国际教育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内容包括国际教育实践者的经历,以及对那些参与国际教育工作人员更广泛角色的分析。本书也对国际教育管理的各种要素进行了讨论。

Teichler, Ulrich and William K. Cummings, eds. *Forming, Recruiting, and Managing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5. 328 pp. \$129 (hb). ISBN: 978-3-319-16079-5. Website: [www.springer.com](http://www.springer.com).

本书是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变化中的学术职业系列的一部分,尤其关注招聘、报酬、学术工作及相关问题。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瑞士的学者招聘、18个国家教师的报酬和影响因素、学者变化着的职业模式、学术工作满意度等相关主题。

Teitelbaum, Michael S. *Falling Behind?: Boom, Bust and the Global Race for Scientific Tal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261 pp. \$29.95 (hb). SBN: 978-0-691-15466-4. Web site: [www.press.princeton.edu](http://www.press.princeton.edu).

本书涉及的是美国的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本书认为美国的政府政策刺激了科技人员的持续繁荣和萧条。政府资助模式催生了这些繁荣和萧条,正如有关移民的政治决策,奖学金支持等一样。作者认为事实上美国并不缺乏技术人员。

Temple, Paul, ed. *The Physical University: Contours of Space and Place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48 pp.

(hb). ISBN 978-0-66231-4.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http://www.routledge.com). 主权和领导等。

高等教育文献很少分析一所大学的实体空间。本书讨论了实体学术空间的各个方面，包括建筑讨论、校园和大环境的关系等。大多数章节与英国有关，但也有关于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讨论。大多数章节都涉及到具体院校的案例分析。

Wellmon, Chad. *Organizing Enlightenment: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353 pp. \$44.95 (pb). ISBN 978-1-4214-1615-1. Web site: [www.press.jhu.edu](http://www.press.jhu.edu).

研究型大学起源于德国启蒙运动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以及洪堡 (von Humboldt) 的研究型大学理念。本书分析了德国大学的发展以及哲学和科学思想，时间范围是在 18 和 19 世纪——这对于今天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随的科学思想的学科和方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Varghese, N. V. and Garima Malik, eds. *India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2015*.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6. 467 pp. (hb). ISBN 978-1-138-12117-1. Website: [www.routledge.com](http://www.routledge.com).

本书是一个全面的参考文本，也是年度系列报告中的首部报告，本书包含了有关当代高等教育重要主题的章节。主题包括：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扩张趋势、毕业生就业能力、科研趋势、高等教育管理、院校自

Walenkamp, J. H. C., ed. *The World's Mine Oyster: Studies in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Hague, Netherlands: The Hagu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2015. 203 pp. (hb). ISBN 978-94-6301-022-1. Website: [www.eburon.nl](http://www.eburon.nl).

本书包含了一系列有关国际化广阔主题的文章，包括：英语作为媒介语进行授课的影响、校友和雇主意见、就业能力和国际化、在国际课堂中培养国际竞争力等。

Zakaria, Fareed. *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2015. 204 pp. \$23.95 (hb). ISBN 978-0-393-24768-8. Web site: [www.wwnorton.com](http://www.wwnorton.com).

美国记者扎卡里亚 (Zakaria) 认为现在对高等教育中学生技能的关注点有误，通识教育才能为 21 世纪的工作做出更好的准备。虽然书中的讨论针对的是美国观众，但其观点具有全球意义。

Ziguras, Christopher, and Grant McBurnie. *Governing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89 pp. (pb). ISBN 978-0-415-73488-2.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http://www.routledge.com).

本书是对跨国高等教育诸多方面全面且实用的指南，主题包括：国际分校、学生流动、外国院校的质量保证、管理国际学生外流及招生等。本书的角度是全球性的，提供了适用于许多国家的数据。

